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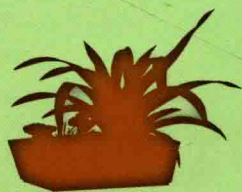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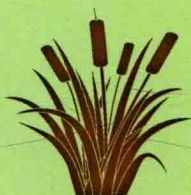
~ 周作人著 ~

周作人
著

周作人一朝亮剑，
狠辣不输鲁迅，
直指文学与人性的痛脚。

自己的园地

一份文坛嬗变白皮书，
一个你没见过的周作人。



柔情之外，
是他少年般的热血。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自己的园地

周作人

自己的园地



 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自己的园地 / 周作人著. -- 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214-21598-7

I. ①自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3563 号

书 名	自己的园地
著 者	周作人
责任编辑	石 路
装帧设计	末末美书
版式设计	张文艺
出版发行	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pph.com
印 刷	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8.25
字 数	139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21598-7
定 价	48.00 元

小引

《自己的园地》原系一九二三年所编成，内含《自己的园地》十八篇，《绿洲》十五篇，杂文二十篇。今重加编订，留存《自己的园地》及《绿洲》这两部分，将杂文完全除去，加上《茶话》二十三篇，共计五十六篇，仍总称《自己的园地》。

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，周作人记。

目 录

自己的园地

- 一 自己的园地 /003
- 二 文艺上的宽容 /006
- 三 国粹与欧化 /010
- 四 贵族的与平民的 /014
- 五 诗的效用 /018
- 六 古文学 /023
- 七 文艺的统一 /027
- 八 文艺上的异物 /031
- 九 神话与传说 /036
- 十 歌谣 /041
- 十一 谜语 /046
- 十二 论小诗 /051

- 十三 情诗 /060
- 十四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/065
- 十五 沉沦 /070
- 十六 王尔德童话 /076
- 十七 你往何处去 /081
- 十八 魔侠传 /085

绿洲

- 一 谭百姿 /093
- 二 法布耳昆虫记 /096
- 三 猥亵论 /099
- 四 文艺与道德 /104
- 五 歌咏儿童的文学 /113
- 六 俺的春天 /117
- 七 儿童剧 /121
- 八 玩具 /125
- 九 儿童的书 /129
- 十 镜花缘 /134

- 十一 旧梦 /138
- 十二 世界语读本 /142
- 十三 结婚的爱 /146
- 十四 爱的创作 /150
- 十五 梦 /155

茶话

- 一 抱犊固的传说 /163
- 二 永乐圣旨 /166
- 三 保越录 /169
- 四 芳町 /171
- 五 蛮女的情歌 /173
- 六 艳歌选 /175
- 七 明译伊索寓言 /178
- 八 再关于伊索 /182
- 九 遵主圣范 /184
 - 附 再论《遵主圣范》译本 /187
 - 附 三论《遵主圣范》译本 /195

- 十 塞文狄斯 /198
- 十一 和魂汉才 /202
- 十二 回丧与买水 /204
- 十三 约翰巴耳 /207
- 十四 花煞 /210
- 附 结婚与死 /212
- 十五 爆竹 /217
- 十六 心中 /220
- 十七 希腊女诗人 /227
- 十八 马琴日记抄 /232
- 十九 牧神之恐怖 /236
- 二十 文人之娼妓观 /238
- 二一 菱角 /242
- 二二 疟鬼 /245
- 二三 耍货 /247

自己的园地

一九二二年一月至十月

一 自己的园地

一百五十年前，法国的福禄特尔做了一本小说《亢迭特》(*Candide*)，叙述人世的苦难，嘲笑“全舌博士”的乐天哲学。亢迭特与他的老师全舌博士经了许多忧患，终于在土耳其的一角里住下，种园过活，才能得到安住。亢迭特对于全舌博士的始终不渝的乐天说，下结论道，“这些都是很好，但我们还不如去耕种自己的园地。”这句格言现在已经是“脍炙人口”，意思也很明白，不必再等我下什么脚注。但是我现在把他抄来，却有一点别的意义。所谓自己的园地，本来是范围很宽，并不限于某一种：种果蔬也罢，种药材也罢，——种蔷薇地丁也罢，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，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，用了力量去耕种，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

了。在这平淡无奇的说话中间，我所想要特地声明的，只是在于种蔷薇地丁也是耕种我们自己的园地，与种果蔬药材，虽是种类不同而有同一的价值。

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，这是要在先声明的。我并非厌薄别种活动而不屑为，——我平常承认各种活动于生活都是必要；实在是小半由于没有这种的材能，大半由于缺少这样的趣味，所以不得不在这中间定一个去就。但我对于这个选择并不后悔，并不惭愧地面的小与出产的薄弱而且似乎无用。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，去种蔷薇地丁，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，即使如别人所说各人果真应报社会的恩，我也相信已经报答了，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药材，却也一样迫切的需要蔷薇与地丁，——如有蔑视这些的社会，那便是白痴的，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，我们没有去顾视他的必要。倘若用了什么名义，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，——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，——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，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。

有人说道，据你所说，那么你所主张的文艺，一定是人生派的艺术了。泛称人生派的艺术，我当然是没有什么反对，但是普通所谓人生派是主张“为人生的艺术”的，对于这个我却有一点意见。“为艺术的艺术”

将艺术与人生分离，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，至于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，固然不很妥当；“为人生的艺术”以艺术附属于人生，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，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？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，因为他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，叫他怎能与人生分离？“为人生”——于人生有实利，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，但并非唯一的职务。总之艺术是独立的，却又原来是人性的，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，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，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。“为艺术”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，“为人生”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；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，表现情思而成艺术，即为其生活之一部，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，而他人接触这艺术，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，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；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，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。我所说的蔷薇地丁的种作，便是如此：有些人种花聊以消遣，有些人种花志在卖钱，真种花者以种花为其生活，——而花亦未尝不美，未尝于人无益。

二 文艺上的宽容

英国伯利（Bury）教授著《思想自由史》第四章上有几句话道，“新派对于〔罗马〕教会的反叛之理智上的根据，是私人判断的权利，便是宗教自由的要义。但是那改革家只对于他们自己这样主张，而且一到他们将自己的信条造成了之后，又将这主张取消了。”这个情形不但在宗教上是如此，每逢文艺上一种新派起来的时候，必定有许多人，——自己是前一次革命成功的英雄，拿了批评上的许多大道理，来堵塞新潮流的进行。我们在文艺的历史上看见这种情形的反复出现，不免要笑，觉得聪明的批评家之稀有，实不下于创作的天才。主张自己的判断的权利而不承认他人中的自我，为一切不宽容的原因，文学家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，以为是唯

一的“道”，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，虽然也无足怪，然而与文艺的本性实在很相违背了。

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，以感染他人为作用，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，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，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，——是研究的人便宜上的分类，不是文艺本质上判分优劣的标准。各人的个性既然是各各不同，（虽然在终极仍有相同之一点，即是人性，）那么发现出来的文艺，当然是不相同。现在倘若拿了批评上的大道理要去强迫统一，即使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实现了，这样文艺作品已经失了他唯一的条件，其实不能成为文艺了。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，是分离不是合并，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。

然而宽容决不是忍受。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，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。正当的规则是，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迫压的势力，不应取忍受的态度；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，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，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。聪明的批评家自己不妨属于已成势力的一分子，但同时应有对于新兴潮流的理解与承认。他的批评是印象的鉴赏，不是法理的判决，是诗人的而非学者的批评。文学固然可以成为科学的研究，但只是已往事实的综合与分析，

不能作为未来的无限发展的轨范。文艺上的激变不是破坏〔文艺的〕法律，乃是增加条文，譬如无韵诗的提倡，似乎是破坏了“诗必须有韵”的法令，其实他只是改定了旧时狭隘的范围，将他放大，以为“诗可以无韵”罢了。表示生命之颤动的文学，当然没有不变的科律；历代的文艺在他自己的时代都是一代的成就，在全体上只是一个过程；要问文艺到什么程度是大成了，那犹如问文化怎样是极顶一样，都是不能回答的事，因为进化是没有止境的。许多人错把全体的一过程认做永久的完成，所以才有那些无聊的争执，其实只是自扰，何不将这白费的力气去做正当的事，走自己的路程呢。

近来有一群守旧的新学者，常拿了新文学家的“发挥个性，注重创造”的话做盾牌，以为他们不应该“而对于为文言者仇讎视之”；这意思似乎和我所说的宽容有点相像，但其实是全不相干的。宽容者对于过去的文艺固然予以相当的承认与尊重，但是无所用其宽容，因为这种文艺已经过去了，不是现在的势力所能干涉，便再没有宽容的问题了。所谓宽容乃是说已成势力对于新兴流派的态度，正如壮年人的听任青年的活动；其重要的根据，在于活动变化是生命的本质，无论流派怎么不同，但其发展个性注重创造，同是人生的文学的方向，现象上或是反抗，在全体上实是继续，所以应该宽容，

听其自由发育。若是“为文言”或拟古（无论拟古典或拟传奇派）的人们，既然不是新兴的更进一步的流派，当然不在宽容之列。——这句话或者有点语病，当然不是说可以“仇雠视之”，不过说用不着人家的宽容罢了。他们遵守过去的权威的人，背后得有大多数人的拥护，还怕谁去迫害他们呢。老实说，在中国现在文艺界上宽容旧派还不成为问题，倒是新派究竟已否成为势力，应否忍受旧派的迫压，却是未可疏忽的一个问题。

临末还有一句附加的说明，旧派的不在宽容之列的理由，是他们不合发展个性的条件。服从权威正是把个性汨没了，还发展什么来。新古典派——并非英国十八世纪的——与新传奇派，是融和而非模拟，所以仍是有个性的。至于现代的古文派，却只有一个拟古的通性罢了。